

# 詩經押韻中的方言現象

Laurent Sagart 沙加爾 (法)

CNRS, Paris, France

(與馬坤教授的合作成果)

# 論題的改變

- 本人最近研究兩個題目：
  1. \*-it-s 跟 \*-ut-s 同押（屬質-物合韻）
  2. 冬-侵合韻和侵-蒸合韻，和馬坤老師共同研究
- 本來準備在這裡討論第一個題目
- 但由於例子較少，結論暫時存疑
- 通過馬坤教授和吳聖雄教授的同意，我決定改變題目
- 今天討論有關《詩經》侵部的押韻問題

# 冬-侵合韻的發現

顧炎武對〈豳風·七月〉的討論：

“（《詩》）侵韻字與東同用者三見：此章之‘陰’，《蕩》首章之‘諶’，《雲漢》二章之‘臨’”

“……若此者，蓋出於方音耳。”

《音學五書·詩本音》，1982：107

## 154 〈豳風·七月〉 八章

二之日鑿冰沖沖，三之日納于凌陰。

四之日其蚤，獻羔祭韭。

九月肅霜，十月滌場。

朋酒斯饗，日殺羔羊。

躋彼公堂，稱彼兕觥，萬壽無疆。

# 255 〈大雅·蕩〉 首章

蕩蕩上帝。下民之辟。

疾威上帝。其命多辟。

天生烝民。其命匪謀。

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

## 258 〈大雅·雲漢〉 二章

旱既太甚。蘊隆蟲蟲。  
不殄禋祀。自郊徂宮。  
上下奠瘞。靡神不宗。  
后稷不克。上帝不臨。  
耗斁下土。寧丁我躬。

# 江永認為這種合韻現象受關中方音印象

“其《詩》皆西周及秦、豳，豈非關中有此音，《詩》偶假借用之乎？”

江永《古韻標準·卷一》“平聲第一部總論”，1982：15

# 蒸-侵合韻的發現

顧炎武：

“古蒸侵二韻不相通。此以“音”與“興”韻，《大明》七章以“林”“心”與“興”韻，豈方言之不同邪？”

《音學五書·詩本音》，1982：98



# 128 〈秦風·小戎〉 三章

倥駟孔群，公矛鋈鋞。

蒙伐有苑，虎韞鏤膺。

交韞二弓，竹閉緄滕。

言念君子，載寢載興。

厭厭良人，秩秩德音。

# 236 〈大雅·大明〉 七章

殷商之旅。其會如林。  
矢于牧野。維予侯興。  
上帝臨女。無貳爾心。

# 王力對冬-侵合韻的解釋

- 他認為上古沒有獨立的冬部
- 認為傳統冬部是侵部中的合口字
- 侵部開口為  $*-\text{ə}m$ , 合口為  $*-\text{uə}m$
- 如 “中” 為  $*\text{tuə}m$
- 在他看來，所謂冬-侵合韻只不過是侵部之內的押韻

王力的構擬可以解釋侵-冬、侵-蒸合韻：

東部 \*-oŋ

侵部 \*-əŋ, \*-uəŋ (=冬部)

蒸部 \*-əŋ

## 但不容易解釋冬—東合韻：

- 因為東部為  $-oŋ$ ，而冬部為  $*-uəm$ 。
- 也不能解釋為什麼跟冬、蒸部押韻的侵部字互相不重合

# Baxter (1992)

- 注意到跟冬、蒸部押韻的侵部字不重合。
- 將侵部分成兩大類：
  - \*-um:與冬部押韻;
  - \*-im:與蒸部押韻。
- “驂” 與冬部 “中” 字押韻，他擬作 \*-um（比較藏文 gsum ‘三’）。
- 我們管Baxter的\*-um叫做侵<sub>A</sub>，管他的\*-im叫做侵<sub>B</sub>。
- 侵<sub>B</sub>：Baxter (1992) 擬作 \*-im，Baxter 和 Sagart (2014) 改作 \*-əm。

# 《詩經》可靠的冬-侵合韻有以下6例：

1. 《秦風·小戎》二章(128.2)：中—驂
  2. 《豳風·七月》八章(154.8)：沖—陰
  3. 《大雅·盪》首章(255.1)：終—諶
  4. 《大雅·思齊》三章(240.3)：宮—臨
  5. 《大雅·公劉》四章(250.4)：宗—飲
  6. 《大雅·雲漢》二章(258.2)：蟲宮宗躬—臨甚
- 《秦》《豳》《大雅》屬於西土《詩》篇，故冬-侵合韻可以看作上古西部方言特色。

# 《詩經》可靠的蒸-侵混押有以下4例：

1. 《秦風·小戎》三章（128.3）：膺弓滕興—音
  2. 《小雅·正月》四章（192.4）：蒸夢勝憎—林
  3. 《大雅·大明》七章（236.7）：興—林心
  4. 《大雅·生民》三章（245.3）：冰—林林
- 蒸-侵合韻也出現於西土《詩》篇，為上古西部方音特色。



# 《秦風·小戎》 (128) 同時出現冬-侵 和侵-蒸合韻：

二章：

騏驕是**中**。駟驪是**驂**。

三章：

伐駟孔群，公矛鋈錙。蒙伐有苑，虎韞鏤**膺**。  
交韞二**弓**，竹閉緄**滕**。言念君子，載寢載**興**。  
厭厭良人。秩秩德**音**。

(見Baxter 1992:549)

# 上舉數例意味著：

- 冬-侵、侵-蒸合韻是同一个方言的兩個特點。

# 解釋冬-侵、侵-蒸合韻 只需要一個語音演變

**\*-m > \*-ŋ / [u, ə] \_**

東部 \*-oŋ

冬部 \*-uŋ

蒸部 \*-əŋ

侵<sub>A</sub> \*-um > -uŋ

侵<sub>B</sub> \*-əm > -əŋ

# 我們認為：

- $*-m > *-ŋ$  / [u, ə] \_ 音變發生在西周時期
- 發生在當時的西土區域（函谷關以西的關中地區）

# 參與冬-侵、侵-蒸合韻的侵部字 不重合

- 侵<sub>A</sub> \*-um : 驂陰臨諶飲甚
- 侵<sub>B</sub> \*-əm : 林心音風
- 是可靠的侵<sub>A</sub>、侵<sub>B</sub>字

# 我們希望擴大兩部轄字的範圍

- 採用韻字系聯法；
- 在西土《詩》內部，本身不與蒸、冬合韻的傳統侵部字，凡與可靠的侵<sub>A</sub>或侵<sub>B</sub>押韻，可歸入相應的侵<sub>A</sub>或侵<sub>B</sub>部。
- 必須把系聯範圍限制在西土《詩》篇內部；

# 在西土《詩》內部系聯侵<sub>A</sub>、侵<sub>B</sub>字：

	系聯字	被系聯字	出處
侵 <sub>A</sub>	三 (= 驂)	今	《召南·標有梅》二章 (20.2)
	今	深	《大雅·瞻卬》七章 (264.7)
	今	歆	《大雅·生民》八章 (245.8)
侵 <sub>B</sub>	音	南	《大雅·卷阿》首章 (252.1)
	音	男	《大雅·思齊》首章 (240.1)
	林	譖	《大雅·桑柔》九章 (257.9)
	林風	欽	《秦風·晨風》首章 (132.1)

# 系聯後的侵<sub>A</sub>、侵<sub>B</sub>部字如下：

- 侵<sub>A</sub> (-um) : 驂=三/今陰/臨/飲/甚諶/深/歆
- 侵<sub>B</sub> (-əm) : 音/林/心/南/男/譖/欽



# 古文字材料可以提供侵-冬、侵-蒸接觸的證據

進一步擴大兩部的轄字范围：

- 侵A(\*-um)：今琴芩衿陰禽飲（飲） / 甚黠湛焮諶 / 金錦綵 / / 琛  
深探 / 參驂三 / 臨 / 歆
- 侵B(\*-əm)：音 / 林 / 心 / 風 / 南 / 男 / 譖 / 欽 / 朕 / 尋（八尺） /

上述兩類字在《詩》韻中互不重合

# 兩部所轄的聲符也很少重合

- 侵<sub>A</sub>部聲符：今、金、采、參、品，甚、尤
- 侵<sub>B</sub>部聲符：林、旣、朕、咸

例外：

- “音” 屬於侵<sub>B</sub>但 “**歆**” 屬侵<sub>A</sub>
- “金” 屬於侵<sub>A</sub>但 “**欽**” 屬侵<sub>B</sub>

➤ 在《詩經》裡，諧聲聲符是區分侵<sub>A</sub>、侵<sub>B</sub>部韻字的有效依據

# 西土《詩》以外的侵部押韻

- 西土《詩》不允許侵<sub>A</sub>與侵<sub>B</sub>合韻
- 但西土之外的《詩》篇存在侵<sub>A</sub>-侵<sub>B</sub>合韻

# 西土《詩》以外侵<sub>A</sub>-侵<sub>B</sub>合韻

1. 《鄭風·子衿》首章 (91.1) : 心音—衿
2. 《魯頌·泮水》八章 (299.8) : 音林—黹琛金
3. 《小雅·鹿鳴》三章 (161.3) : 心—芩琴琴湛
4. 《小雅·鼓鍾》四章 (208.4) : 音南欽—琴
5. 《小雅·車牽》五章 (218.5) : 心—琴
6. 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二章 (220.2) : 林—湛
7. 《小雅·白華》四章 (229.4) : 心—燧

# 地理分佈特點

➤ 《鄭風》和《魯頌》屬東土

➤ 剩下的都屬於《小雅》

• 雖然《小雅》一般被認為西周貴族的作品，但西周末年批評周幽王的《詩》篇（共40篇），可能是東土作品。

- 《小雅·鼓鍾》 (208.4)
- 《小雅·車牽》 (218.5)
- 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 (220.2)
- 《小雅·白華》 (229.4)

據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：

上述4篇都是周幽王時代（前781年—前771年），批評周幽王的《詩》篇。

## 如 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

- 《詩序》：“《賓之初筵》，衛武公刺時也。幽王荒廢，媿近小人，飲酒無度，天下化之，君臣上下沉湎淫液。武公既入，而作是詩也。”
- 衛武公是衛國的君主，在位前813-前758
- 衛國在東土區域

# 我們認為

鄭風, 盧頌, 晚期小雅  
都屬於東土《詩》篇。



# 侵<sub>A</sub>-侵<sub>B</sub>合韻-以聲符確定侵<sub>A</sub>韻字

1. 《鄭風·子衿》首章 (91.1) : 心音—衿
2. 《魯頌·泮水》八章 (299.8) : 音林—黹琛金
3. 《小雅·鹿鳴》三章 (161.3) : 心—苓琴琴湛
4. 《小雅·鼓鍾》四章 (208.4) : 音南欽—琴
5. 《小雅·車牽》五章 (218.5) : 心—琴
6. 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二章 (220.2) : 林—湛
7. 《小雅·白華》四章 (229.4) : 心—焜

1. 《鄭風·子衿》首章 (91.1) : 心音—衿
2. 《魯頌·泮水》八章 (299.8) : 音林—黷琛金
3. 《小雅·鹿鳴》三章 (161.3) : 心—苓琴琴湛
4. 《小雅·鼓鍾》四章 (208.4) : 音南欽—琴
5. 《小雅·車牽》五章 (218.5) : 心—琴
6. 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二章 (220.2) : 林—湛
7. 《小雅·白華》四章 (229.4) : 心—湛

1. 《鄭風·子衿》首章 (91.1) : 心音—**衿**
2. 《魯頌·泮水》八章 (299.8) : 音林—**黜**琛金
3. 《小雅·鹿鳴》三章 (161.3) : 心—**琴琴琴****湛**
4. 《小雅·鼓鍾》四章 (208.4) : 音南欽—**琴**
5. 《小雅·車牽》五章 (218.5) : 心—**琴**
6. 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二章 (220.2) : 林—**湛**
7. 《小雅·白華》四章 (229.4) : 心—**焮**

1. 《鄭風·子衿》首章 (91.1) : 心音—衿
2. 《魯頌·泮水》八章 (299.8) : 音林—黜琛金
3. 《小雅·鹿鳴》三章 (161.3) : 心—琴琴琴湛
4. 《小雅·鼓鍾》四章 (208.4) : 音南欽—琴
5. 《小雅·車牽》五章 (218.5) : 心—琴
6. 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二章 (220.2) : 林—湛
7. 《小雅·白華》四章 (229.4) : 心—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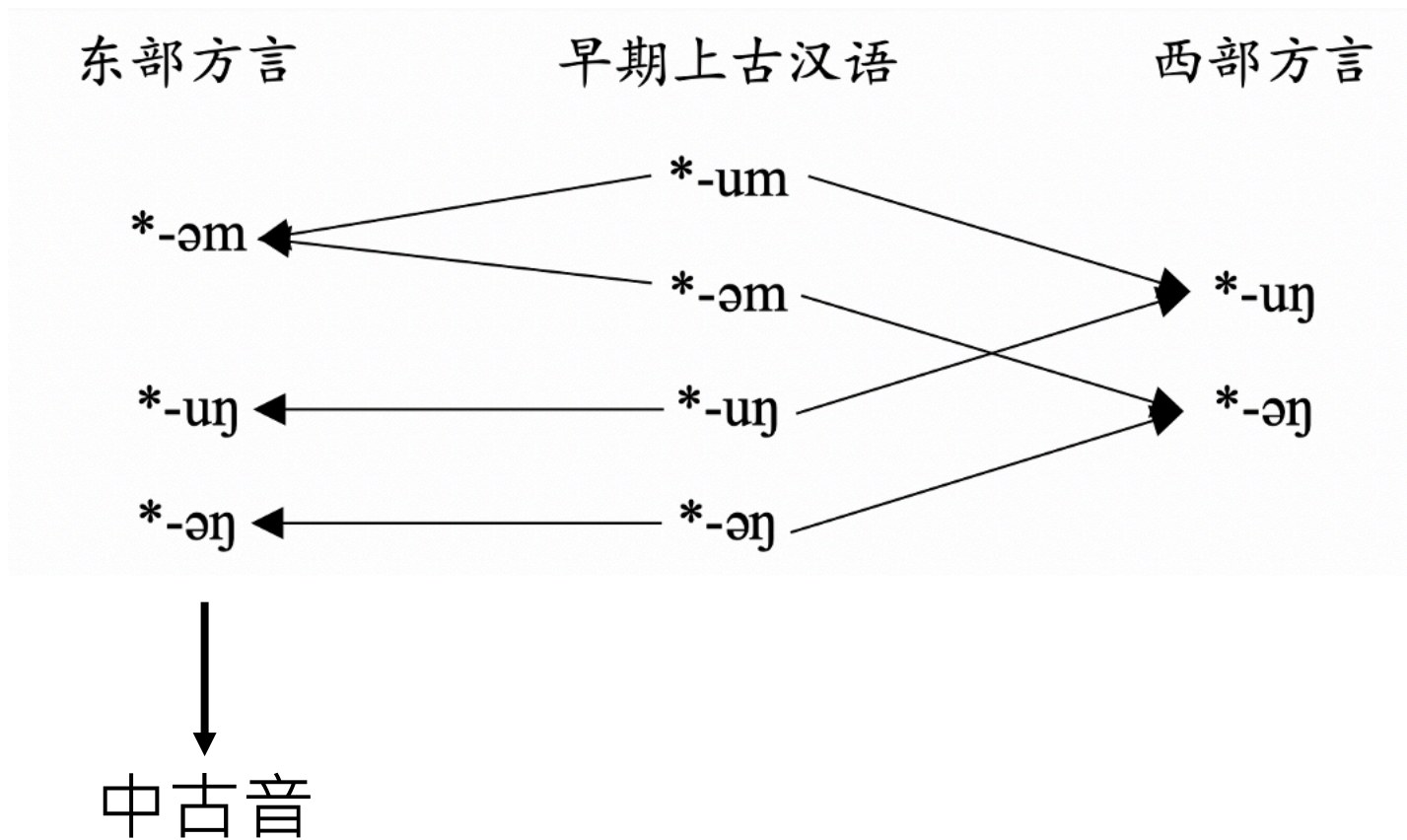
1. 《鄭風·子衿》首章 (91.1) : 心音—衿
2. 《魯頌·泮水》八章 (299.8) : 音林—黜琛金
3. 《小雅·鹿鳴》三章 (161.3) : 心—苓琴琴湛
4. 《小雅·鼓鍾》四章 (208.4) : 音南欽—琴
5. 《小雅·車牽》五章 (218.5) : 心—琴
6. 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二章 (220.2) : 林—湛
7. 《小雅·白華》四章 (229.4) : 心—焜

說明侵<sub>A</sub>、侵<sub>B</sub> 在東土《詩》中合流了

# 東、西土方言的押韻差異：

- 西土方言：有冬-侵合韻、侵-蒸合韻，但侵A、侵B不押韻
- 東土方言：侵A、侵B不分，沒有冬-侵、侵-蒸合韻

# 侵<sub>A</sub>、侵<sub>B</sub>、冬、蒸在東、西部方言中的分化





- 說明中古音是上古東土方言的後裔
- 雖然如此，中古音裡存在西土方言的詞彙層：
  - “荏菽” “菑菽” 都指大豆
    - 荏, 中古音 *nyim*
    - 菑, 中古音 *nyung*
    - “荏” “菑” 是东西方音的對偶詞 (doublets)
    - 兩者從早期上古漢語 \*num 分化而來



- 從西周和早期東周的首都鎬京、洛陽的地理位置來看
- 西周時期的標準語言具有西方方言的語音特征
- 而東周初期的標準語言則有東方方言的語音特征
- 所以東、西兩方言之間不只是地理上的不同
- 而也有前後的關係

# 以往學者沒有注意到 侵<sub>A</sub>與侵<sub>B</sub>在東土《詩》中已經合流

- 這個對界定上古漢語的\*-um 和\*-əm 形成了干擾。
- 例如：
  - “諶” “甚” 在《大雅》裡與\*-uŋ 部字押韻，說明它們上古屬\*-um 部；
  - 同聲符的“黠” “湛” “焮” 在《魯頌》《小雅》中與\*-əm 押韻

# Baxter and Sagart (2014) 只能擬作\*-[ə]m

- 焮 \*[d][ə]m > dzyim > chén
- 湛 \*[d]<sup>ʕ</sup>r[ə]m? > dreamX > zhàn
- 黠 \*t<sup>hʕ</sup>[ə]m? > thomX > tǎn

意思是：“可能是\*-ə̄m，也可能是\*-um”：

# 我們知道了侵<sub>A</sub>與侵<sub>B</sub>混押是後期現象

- 在區分侵<sub>A</sub>與侵<sub>B</sub>時可以忽略它；
- 只有西土《詩》才能提供構擬 \*-um 與 \*-əm 的可靠根據；
- 例如：
  - “諶” “甚” 根據西土《詩》押韻，應為 \*-um；
  - 而 “黠” “湛” “焮” 只出現在東土《詩》，與 \*-əm 混押；
  - 我們可以依據它們的聲符構擬 \*-um.

# 使得“甚”的諧聲系列簡化了

- 甚 \*[t.g]um? > dzyimX > shèn
- 諶 \*[t.g]um > dzyim > chén
- 焮 \*[d]um > dzyim > chén
- 湛 \*[d]<sup>h</sup>rum? > dreamX > zhàn
- 黠 \*t<sup>h</sup>um? > thomX > tǎn

# 也使得與漢藏語言的對應關係更加嚴格

- 上古漢語的侵部字
- 在藏文、緬文、景頗語、盧舍依語、林布語、原始北那加語裏
- 或讀 -um 或讀 -am
- 按照本文對侵<sub>A</sub>與侵<sub>B</sub>的構擬
- 分別對應其他漢藏語系的\*-um 和\*-am



# 本文構擬為 \*-um 的字

- 驂三
- BS -um, ZZ -um
- 比較藏文 g-sum, 緬文 sum, 盧舍依語 pà-thúm, 景頗語 mǎ<sup>31</sup> sum<sup>33</sup>  
原始北那加語 \*Ç-sum, 林布語 sum

# 本文構擬\*-um 的字

- 金
- BS –[ə]m , ZZ \*-um
- 比較景頗語 kum<sup>31</sup> phɔ<sup>31</sup>‘銀’ , 其中phɔ<sup>31</sup> 意為 ‘白色’

# 本文構擬\*-um 的字

- 今
- BS -[ə]m , ZZ \*-um
- 比較盧舍依語 kum ‘年’
- Matisoff 的 STEDT 網站有 PTB \*kum ‘year, season’.
- 我們認為 PST \*kum 為 ‘時刻, 時期’ > 上古漢語 ‘現在’

# 本文構擬\*-um 的字

- 飲
- BS -[u]m , ZZ \*-um
- Matisoff 的 STEDT 網站認為于 PTB \*am ‘eat, drink’ 同源.
- 但何琳儀 (1998 : 1390) 分析甲骨文的 ‘飲’ 字為 “从人从倒舌从酉，会以舌歛酒之意” ‘to suckle wine in the mouth’
- 比較景頗語 mǎ<sup>31</sup> um<sup>33</sup> , 林布語 ums ‘to hold in the mouth’

# 本文構擬\*-um 的字

- 陰
- BS \*-um, ZZ \*-um
- 比較藏文 rum ‘darkness, obscurity’, 緬文 um ‘overcast’

# 本文構擬\*-um 的字

- 深
- BS \*-[ə]m, ZZ \*-um
- 比較盧舍依語 tlum ‘sink in’

# 本文構擬\*-um 的字

- 黠
- BS -[ə]m, ZZ -um
- 比較盧舍依語 dum ‘black’

# 本文構擬\*-əm 的字

- 林
- BS -əm , ZZ \*-um
- 緬文 khram ‘garden’ ， 盧舍依語 ram ， 原始北那加語 ɕ-ram ‘forest’



# 本文構擬\*-əm 的字

- 心
- BS -əm , ZZ \*-um
- 藏文 bsam ‘to think’, 林布 sam ‘soul, spirit, ghost’

# 本文構擬\*-əm 的字

- 尋 八尺
- BS -[ə]m , ZZ \*-um
- 緬文 lam, 盧舍依語 hlam, 景頗語 lam ‘a fathom (八尺)’

# 總結

- 本報告介紹了我和馬坤老師所做的工作。它澄清了《詩經》中侵部字的押韻行為。
- 基於前人的工作，我們接受了侵部字在上古漢語中分為兩個更小的韻部，即 \*-um 和 \*-əm 的看法。這兩個韻部在《詩經》的西方詩篇中不能同押。
- 我們新發現，兩個韻部在《詩經》的東方詩篇裡已經合並了。而中古漢語延續了東方的用韻。
- 我們的研究還表明，部分藏緬語將上古漢語的 \*-um 與 \*-əm 的對立表現為 \*-um 與 \*-am。

最后我想感謝組織者對我的邀請。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榮譽。

多謝留意

laurent.sagart@gmail.com